

事實

批評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宋廣信 壘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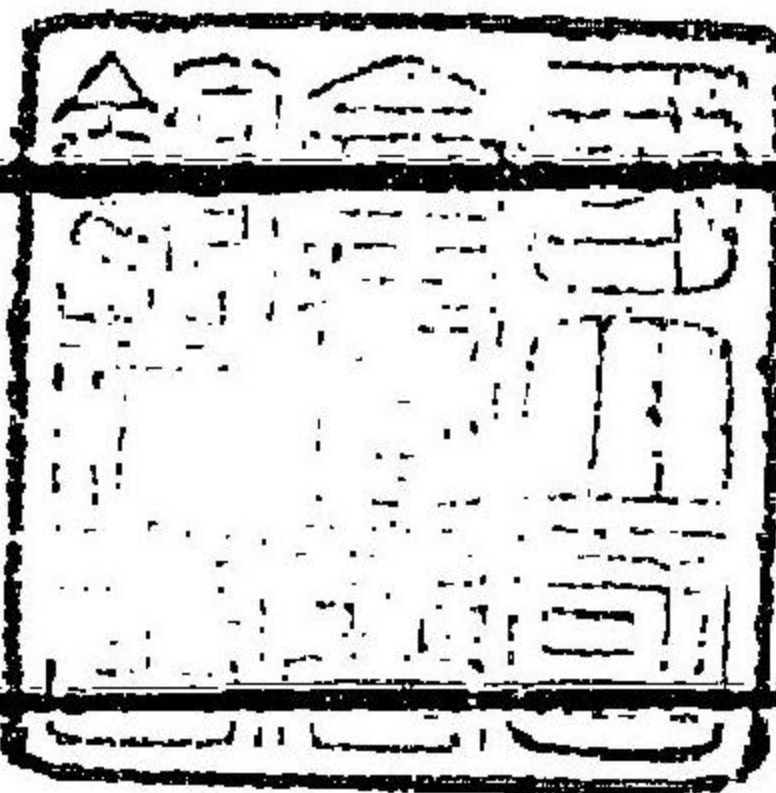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畧有限巧遲者
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亦必以異人
待之

師說

韓文公

呂東萊云起首大意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先立傳道授業
說兩句關解惑三解云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解惑惑而不從



W449

14

三才百九卷平林

卷之五

838066

茅坤云承接緊有精神

承接得好

上說了至此却立意起轉換處好結得上意

師其為惑也終不解也先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說其聞道

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得精神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傳道吾師道也結句夫庸

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意本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道之所存綱目師之所存也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林云從長

少帶出貴賤來作案為下文伏脉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

惑也難矣慨嘆後世師道之無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林云本無惑者今之眾人其去聖

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此惑最多者而反是故聖益

聖人古之愚益愚今之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

愚其皆出於此乎說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生而知之之意

林云得道為聖不得道為愚只在有師傳無師傳之間而已已上言師道不行于今所以其學不及古人恥字

句讀讀去聲音豆韻會云九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絕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

體得親切結上二句有力小學句有關鎖

儲云陡起

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浦云此以句讀有師

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或不

焉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為此處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

不為與大遺相貫此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說今人愛是文公弄巧作文

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

於其身則耻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

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巫醫曾樂師百

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

工之人不耻相師浦云此以雜技有師為况每况愈下士大夫之族曰師

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

生意說此位卑二句佳

專入無常師論語子張篇夫子焉不學而何常師之有

轉換起得佳把尊敬此立柱說從師又應前吾師道意

我師見論語述而篇

三人行有

李氏子蟠負元十九年進士六藝易禮樂詩書春秋經傳經謂六經傳謂也史漢之類

補前此道惑二字一正一反論之至此點業字以結

豐云古道二字田應昭收首句第一字

也道相似也前應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

不復可知矣師此小節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從

問其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

三句應無長無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

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大

人矣林云把當時耻相師與巫醫樂師百工之

師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

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與俱

琴下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郊子來朝與之昭子問

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祖之仲尼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聞道有前後綱曰不亂林云術業有專攻

應上受如斯而已結有力○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長

于郊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二句之義言能自得師不但無長

少無貴賤即不若已者無不可以取益亦不必置分別

于此古道也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浦云就李氏子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師說之由貽即遺與也

呂東萊評此篇最是結得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

洪容齋評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

抗類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曰

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

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云

解解者分
析之名謂
義也

麟禮記禮
運麟鳳龜
龍謂之四
靈

通篇以者
祥不祥兩
字眼目處
楚云朱立
一句靈字
伏德字
浦云靈起
祥照心起
知

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學而歸退之故
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
救尾若隱若
見令人難識

獲麟解

補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
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麟為靈昭昭也
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即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起得先立此句○言
麟之為靈物也今明詠於詩兼得
周南有麟之書於春秋○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雖婦人小子皆
知其為祥也

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上者之嘉
瑞也

知其為形也不類
麟之形與尋常山
非若馬牛犬豕
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馬牛犬豕野獸之
豺狼麋鹿常見其形易辨認然則雖有
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麟者吾知其為馬
犬豕豺狼麋鹿
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可辨認沈云此首句變化

惟麟也不可知
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則
不可知韓文公學老子傳句法以踏襲前言劉勰編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有麟而人不知其為
麟

常考異諸
本作慎

易原本作
不難

呂東萊曰
婦人小子
皆知此見
昭昭處

茅坤云
之樂論學

石雅山曰
依文大抵
兩句須
承之退之
最得此法
應前意盡

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金云。此是第一正。反。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

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郊數

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

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更為。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

之不待聖人出。不待聖人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

知。之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

反。

又曰此二字。上無所。進一。王維禎曰。字蓋前首。

元有韓子。以德句正。昭句相應。

昭者。與為靈昭。昭字即靈。

然字未。知德之意。惟德故靈也。

謝疊山評。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

子。皆知其為祥。第一轉。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

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

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

人者必知。麟。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不

祥也。第七轉。說麟之出。必在聖人出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

湯東潤評。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衰也。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秋之世。而麟出焉。

故魯人以為不祥。然有仲尼識之。是麟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也哉。

錢豐稷評。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由不祥又說。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顧迴瀾評。此篇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遊。旋。曲。折。

雜說上 韓文公

龍噓氣成雲。喻聖君。儲云。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儲

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

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林云。乃否為其靈。自當讓

龍。然龍是氣。聖君任。茫洋窮乎。玄問薄日月。伏光景。

龍噓氣說。文噓吹也。聲類出氣。急曰吹。緩曰噓。然則撮口之息。江云。細叙。每句二句。

呂東萊曰。寶句。

九龍平水

卷之五

五

謂之吹開
口之息謂
之也
窮乎玄間
玄間猶云
天間也易
繁雜入矣
而地也
薄日月狀
名薄巨也
伏光景廣
雅伏藏也
王篇伏隱
也
河陵谷音
覺水流也

相包俱為
三件
浦云異哉
一轉水頌
飯結在龍
呂東萊云
苦然而又
有善絕而
又生變變
賢臣必起
而從之也

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河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

之大功變而通神靈亦靈怪矣哉靈云能助龍之靈即

而明有許多勲業靈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

亦非常此謂賢臣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

而後成功此謂賢臣因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

使為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然龍弗得雲無以

神其靈矣聖君弗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然而

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

君而無賢臣如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無股肱無耳目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易曰

依者賢臣賢臣所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

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臣起而輔佐之

謝靈運詩此謂聖賢相連指聚神會則能感天下之大

以龍指聖君雲指賢臣

林西仲評此以龍喻君以雲喻臣甲在君能得臣上立

未必能勝于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

而臣之才亦自以自見是臣因君而見其才

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

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才野賴藉實

自為計非為臣計矣然其中自有聲應氣求自

然之理有聖上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

君也文凡八轉亦如游龍天矯變化莫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秦穆公時也姓孫名陽善相

孫陽識馬然後有千里馬其材此謂有賢宰相然

云提二句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

下反說到底此謂英雄

雜說下

韓文公

千里馬出
賢分職備
大馬者伯
樂相之

唐于西評
此文咫尺
間有千仞
之勢

日千里

駢死於槽
音偏併也
言與凡馬
俱死也措
者畜也之
食之大馬
在也擯者
駢馬共羈
之擯也故
曰駢死也

顧迴瀾曰
是一篇借
喻格結語
詠嘆含畜
使柳子作
此結未免

觀出正意
觀粹人崇
馳二傳可
見矣

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材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駢死於槽擯之間高材居下位駢不以千里稱也

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清朝沉滯於小官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

一食或盡粟一石材之異乎人者當尊食馬者不知其

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材而加禮養

尊位重祿養之也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呼起身分

食不飽一句力不足二句才美不外見三句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此謂英雄豪傑雖有

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材云不知鳴之不能通其

意材云不知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無異材嗚呼

其真無馬邪結得好其真不識馬邪其真無

為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

茅鹿門評此變幻奇詭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補薛存義令永州之零陵蓋朝覲京師而還任零陵也子厚序而送之存義益其字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柳子載肉干俎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汭水涯飲食之林云為且告曰九夷於土者

崇酒于觴
儀禮鄉飲
酒酢階上
此而再拜

呂東萊云
句以意多
極有反覆

崇酒崇元 蓋民之句 一篇大指

古者九治人者謂之若也知其職也筋骨蓋民之役也

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意佳金云極凡民之食於土者

出其什一也備平吏備平吏申透民之役又奇又確使

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于已呂云下得的當今我受其

直也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舉世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貨器財物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若

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責賤之勢不同勢不同

而理同理則相同如吾民何其奈我民何哉一節骨力

有建於理者得不怒而畏乎告語止于此林云以理當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水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謂勤于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老弱無懷詐暴憎

的矣其知恐而畏也謝云應前關鎖吾賤且

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

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句意而重之以辭

謝疊山評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

唐荆川評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退

顧迴瀾評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論吏者

備夫受直怠事為警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崇酒崇元 蓋民之句 一篇大指

今我受其 直今下我 字或云行 直謂物價 以吏比備 作得錢

江云不直 莫敢肆句 棟一譽偷 文則紆餘 不迫

大云以字 重應前天 下皆然 江云急承 切接間不 容髮

為吏者若 思到此將 意也

假令零陵 假謂木實 假令零陵 假謂木實

無事憂勤 惕厲之心 自不能已 矣

的矣說文 的明也

應前受若 直意此句 有關鎖

林云自述 以進退之意

謝疊山評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

唐荆川評 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退

顧迴瀾評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論吏者

備夫受直怠事為警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備夫受直怠事為警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游河北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以土風論林云邵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慨悲

歌當時不得志之士也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

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

勉乎哉掉轉一本作行乎哉余云吾知其妙正寫夫送一遍却是作者心頭實意林云勉其行

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行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

應首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不遇時

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林云唐

自天寶以後河北藩鎮不稟朝命每自辟卿以風俗亦多習亂下臣非當日燕趙之比聊以

行下之也趙尚有象傑林云以董生之合不風俗之異不異則此行大有關係董生

勉乎哉金云吾惡知其妙反寫送一遍却是作者心頭主意林云前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此勉其行

就河北吾因于有所感矣為我弟望諸君之基補樂教風俗言趙封於觀津踰望諸君林云樂毅燕趙之士人而觀也樂毅去燕之趙猶不忘燕使弔之乃言外微意

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句二種人令人眩目林云狗屠荆刺友

也飲於燕市與荆刺相樂相泣以無人為我謝曰明天

子在可以出而仕矣林云提出明天天子在五字名義凜然沈云并調燕趙飯頃朝

廷則董生之不可知矣

林西仲評董生壽州安豐人貧能讀書有孝行貞元間公就江南時與交有嗟哉董生行詩河北諸

道趙屬成德軍燕屬幽州營其往河北無非慎已不得志欲求合於不奉朝命之藩鎮送

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不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

感慨悲歌當時藩鎮
之土指樂董生欲往
毅荆刺高於義非也
漸離之徒故此亭若
蓄之不得信若疑以
志而心中寓規諷之
閉塞貌意並佳之
楚云慕字疆字對下
性字

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結句蕭洒
史記刺客慷慨
傳荆刺至無愛燕之
屠狗者高酒日與屠
狗飲於燕市酒酣以
市酒酣以往歌於市
中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

為我謝曰
漢書注以
辭相告曰
謝

乃韓公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
燕趙併不言燕趙有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
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意氣投合
若不知其此行有于用之意者然次段復
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濟決
其必合是明以仁義二字硬墜董生身上
何等勸勉二節暗指藩鎮拒命風俗漸改恐
非昔日之燕趙必有感慨悲歌其人者
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
可少一段令弟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
知自處意通篇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為上
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吐之妙坊
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
此義甚讀書之難言也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補或作進
士王含

吾小時讀醉鄉記

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肯於

此舉其先
世遺文作
議論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阮籍晉書
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
氏人任性
不羈嗜酒
能嘯善彈
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
骸作咏懷
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
重

味邪及誦阮籍陶潛詩二公皆晉酒如醉又與醉乃知
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醉或為事物
是非相感發見非有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
人嗜酒者作証林云醉鄉記內原有阮嗣宗陶淵明等
十數人沒身不返之語因取其詩讀之乃知借酒自遣
其不遇之懷非真無累亦非有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於味也已上解作記者之深意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
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酒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
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悲世○合王阮陶三人故
遇然有道味可甘不違與事物是非建中初天子德嗣
相感發其心已平無待借酒自遣建中初天子德嗣
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半言事當此時醉
鄉之後世又以直廢林云以良臣之烈又遇而不遇此
是帶說其言事以直廢者姓名不

莊子讓王 茅坤云昔人以此不用 蘇而歌商 頌聲滿大 地若出金 有無限意 真龍唐太 宗年號 開元唐玄 宗年號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

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林云以况文與行不失其

世守渾然端且厚林云有所挾矣文行分項醉鄉之惜

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林云以力薄

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林云秀才既

謝豐山評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篇議論

林西仲評正合不遇而行止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

若言君相不能有用才自起而替其作醉鄉記之

免以迂濶唐突俱難下筆也昌黎恰意又未

舍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替其作醉鄉記之

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為師代之愧惜隱見

得不自治者必不以下遇為悲矣然醉鄉之

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為悲故以春秋亂世

顏曾居窮對者若建中初自意真觀開元之

不續似時勢有可為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

直弊雖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為良

臣之烈則以不遇為遇尤不待悲矣未轉入

王舍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已不能張為惜

而以姑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

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

非勉勵絕無一字著跡以上文間之布置大

意已盡也真鏡

花水月妙筆

答李秀才書

補考異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突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知元賓容行峻潔

李觀字元賓為太子文有情思 謝疊山云 校書郎年有滋味 二十九 編列於前 也廣雅稱

與也。爾雅引陳也。

恍惚也。

又云五筆脫化。

將復有發於是道謂好其道焉者也。

又云言外見規勉之。

愈頻首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愈元
 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效則如元賓焉。今者厚惠
 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讀其文
 辭見元賓之知入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
 元賓也。收妙林云。用心似元賓則文亦似元賓。可貴重矣。已上叙李生文章之佳。子之言以
 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
 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林云。自當以古詞之法相示。然愈之所志
 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占地好其道焉爾。林云。子之道讀吾
 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林云。應將復有發於是者與吾
 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林云。到此際而為文自然不以

茅鹿門評。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
 人故遂始終託元賓以寫胸中之情。

楊誠齋評。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
 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勸
 麴屠勒語。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
 不得見見也。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呂雅山評。此篇與送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
 去說。一則由李元賓去說。皆是借景生情。文
 字有許
 多轉折。

顧迴瀾評。此一篇文字是借客形
 主。有無中生有之妙。

送許鄆州序

韓文公

補許鄆州名志。雍。字仲興。安陸人。正元九年登
 第。十八年刺鄆州。時于頓節制山南。鄆為屬邑。
 頓歛民方急。故韓公
 因志雅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

大要師古

送刺史粘
著觀察使

云大要大歸也。之事乃是得久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久而託

借此而說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林云隱之有成下有矜乎能上

沈云指前有矜幸位雖恒相求而喜。補一說云本無喜字不相遇。書辭王

書大意本欲規之隱之有敗於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

如影響如是也。補云前言既見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蓋世之

如影響如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

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欲譏刺其也愈雖不敢私其大因

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而不言察故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浦云就前

一番矜誦止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一句聯屬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小人猶言此下規諷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如影響如

字

而行之矣

浦云借前言

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

林云因

書而以為是則知此希之言必能見信已上贈于公之語畢縣之於州猶勿之於府

也又進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

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未又勸許公寬其錄其議論始公平確意始真

備浦云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

頌而以規

謝疊山評于頓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鄆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頓為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頓文有權衡有針線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補崔復州名祥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鄆州復州在唐皆隸山南東道

非燕遊一朝之好謂從來之舊友也頌稱譽之祝辭規鍼改之正言
茅坤云規字址于公在內補唐荆川云此文作二段後總較

長史司馬皆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

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

三族張晏曰父也

如導曰父也

謂里胥之

連帥禮記十國以為

按唐時節

欲論刺史之難先說刺史之榮

有地數百里起瀆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刺史之榮雖然坐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

得其所浦云民不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補直

也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

辯於刺史之庭乎添之庭二字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刺

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

期此不得民之豐約懸於州也句補豐富有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此句是吾見刺

史之難為也難字呼應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度使似周
時連帥故
借用之也

此段字字
妙收盡前
意意味洲
然

妙。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
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只用二句收却前
兩段意杖云以仁
與賢下之也總
收上中一段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結最於是乎言林云叙作

謝疊山評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
含蓄只民就窮而愈愈急小民苦之使于公

謝之皆勸于公竟賦斂
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林西仲評唐中葉賦斂最重刺史以
撫字故是篇與送許郢州序同

論然其行文則又迴別於序謂觀察與刺
史情相通此則謂刺史與小民情不交隔鄂
州序有贈有規分明揭出許公三人來
此則泛論為刺史者之難轉出於公崔公之
仁賢可使復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規
未嘗贈而規贈之意隱在言外也蓋觀察
位尊小民分疎其情之相通權各有屬不可
以一例論耳讀者安可例爾作一列有知

讀李翱文

六一居士

文忠公嘗
自云學者
要多讀書
多持論多
著述視此
文實自道
也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
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林云初讀
不見所長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
故一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
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林云秦漢好事行義句
乃時人評翱之詞再讀
亦不見所長先
抑二層起下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
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
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延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一鳥之光榮歎一飽之
無時爾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
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見行

三鳥一飽
賦日余生
命之湮阮
曾二鳥之
姑借韓愈
以美翱

不如厚肥
食其有數
况策名於
薦書

神堯唐高
祖禪位大
宗故廟號
神堯皇帝

賦曰仍神
堯之郡縣
今子家傳
而自持

以旅取
天下賦曰
當高祖之
初起兮提

一旅之
師能煩天
而用衆兮
竟掃寇而
戲階不能
以天

說盡今時
人之態豈
但朝之時
哉古今人
皆然

此語古今
以為名言
云兼上
轉忽入
險際

此說今之
人痛快痛
快

神堯以二
句

有龍白鳥白鶴而西者號于道曰其上之守其官使
使者進于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愈因為
賦以自悼其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
不遇於時也

不然其賦曰眾賢賢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
之不然而慮行道之獨非

神堯以一旅取天下

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則其憂又甚矣

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

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朱晦菴評

林西仲評

茅鹿門評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下取河北
謂揚宗二
年再失河
朔

收拾在此
結局

陳慨有嫉
世之思

文之曲折感憤能令古今
來誤國庸臣無地生活

王荆公

補王荆公宋史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禹文勳筆如飛神宗即位自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進為參知政事改立制度號為新法後封舒國公拜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師諡曰文○史記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孤白裘時已獻於秦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裘以獻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茅鹿門云好吞吐

鹿豹之秦以秦為虎狼之國見史記孟嘗君及蘇秦傳此云虎豹蓋安石之所改歟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田舉世皆稱孟嘗君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士以孟嘗君能待士是故歸之而終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孟嘗君強秦而歸雄狗盜之雄者耳豈足以言得士豈足以辨誦謂之能得士林雄猶長也言好得不失也不然擅齊之強獨齊得一士焉一賢固宜可以南

宜可以南得此數句而制秦遂成一篇好文章謝君直曰未一句轉筆力甚健

古天子請族皆稱南而卿大夫亦稱南面昔史記博里子傳請必言子於南君使子為南面是也

尚矣取賴于雞鳴狗盜之客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門客出于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妙○此賢士之所以不至而莫能制秦也

謝疊山評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天子于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益自

金聖嘆評鑿只是四筆筆如一寸之鉄不可得而屈也試讀之可以想見先生生平執拗乃是一力段氣

朱晦菴評荆公文却似曾南豐但比南豐文亦巧健

李性學評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畢

事實

批評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 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小心文

此集材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冰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補蜀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身長八尺。常自比管仲樂毅。為丞相封武侯。卒年五十四。謚忠武侯。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蜀志無臣

先帝蜀先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居帝位

今天下三

分異魏蜀

也內外異

分益州成都府

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也

治非識治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志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喻時之要

其

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外貴誠舞以張大

節言當

宮中府中

恢大也

李周翰曰

自治以為內外諸臣圖報之地在君德

二講用宜不宜一疊文法曲致

宮中府中

官中

官中

妄自菲薄

也府中大

女子所居府中

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

者

臧否善惡

也

妄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此下引薦

臣勸懲之術

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

李善曰楚

才賢布列

在治體上

侍中郭攸之

費禕董允等

李善曰楚

賢也

不宜異同

度位

曰郭攸之南陽人

以器業知智蜀志曰

費禕字文偉江

夏人也

後主董允字季直

猶緩急也

禪音卑

與禪俱為侍中

又曰董允

字季直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叔均淑善

也

無大小悉以諮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

也

性行淑

也

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

以為管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諮之

也

親賢臣

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

人遠賢臣

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也

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帝用關堅所敗也

此

此

此

此

也

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帝用關堅所敗也

此

此

此

此

長史蜀志
諸葛亮出
駐漢中張
商領留府
長史。

臣本布衣
躬耕南陽
野也。

李善曰漢
晉春秋曰
諸葛亮家
于南陽之
鄧縣荆州
圖曰鄧城
舊縣西南
一里隔河
有諸葛亮
宅是劉備
三顧處。

此段歷叙
已出處本
末。

林云以上
追叙先帝
親信之殊
遇以下文
出師圖報
之意。

總上文言用舍之常
各關係於國家興亡待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此
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

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侍中

以下至于此一本移
在親賢臣向上近是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在襄陽城
西二十里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只是此先
處過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此事古
今贈矣

以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至蜀後主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補梅蜀章武二年先主臨崩時之臥沒
於吳自將伐吳為陸遜所敗吳遣魚復

改魚復為永安三年先主憤患病篤召孔明于成都
以後事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瀘水出群州郡句
瀘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林云征
孟獲今南方已

定甲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
將率三軍北定中原曹
孟獲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雅
浴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林云如此方不負
先帝大事之寄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林云身既出征不能
在朝以匡君德故分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林云上言三臣有裨補闕漏之効此如補出
責咎與上文陟罰減否句呼應極盡且以已

之討賊不效治罪為言方見是平明之治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

後而國
當長坂
之財
奉命曹操
將東下亮
請奉命求
救於孫權

下也
不生
草木之地
不敢出戰
其言驗矣

興復漢室
劉備中山

王後故云
興復漢室
也

宋僧覺範
惠洪著冷
齋夜話

雅言深追先帝遺詔林云遺詔即白帝城所勅之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評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

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

樓迂齋評一掃首尾血脉聯屬條貫統

安子順評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

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

伯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

鑿痕此公在後漢之求初未嘗欲以文章名

第鹿門評國讐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民

伐罪出者湯武是也自有為道維則也

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年出師前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補文苑堂傳教二曰浮屠教梵語佛陀或云

淨曆或云安胎或云沒陀皆是五天梵語楚夏

并譯為覺念稱佛也○文暢吳人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游乎爾留自家後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問其

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

則麾之喻儒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補揚子法言

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

起句得旨

此兩句承接有力

蓋之末咸
曰廢去也

裝也裹也

呂東萊曰
辨難攻擊
人須拿著
一件大把
柄孟子語
梁惠王以
仁義齊宣
王以王政
皆是此意

文物上下
尊卑車服
器械之制
度

茅神云知
道之言非
文人語也
虞集云只

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其周
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楮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
邪接照痕林云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排倒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林云聖人之道四字是全篇夫文
暢浮屠也就身轉起文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金云原彼見吾君臣父
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此說而未
能入法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金云再如吾徒者宜當告
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可

讀告為泉
對再三讀
讀則不告

此教
地萬物之
理都括盡

藏葬也

便見佛氏
無功不如
吾聖人

僂俯也

自此至周
公孔子數
句安頓好
取浮屠只
一句自是
渾潔

簡出補出
也

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為浮屠之說而讀告之也此一段最高金云再責
再責一通將解裝頭得累百餘吾徒責一通再原一通
精盡推倒了然後自出議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
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
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冷語執為而執傳之邪此一段
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義理最
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僂而啄仰而
四顧又翻深明夫獸深居而簡出沈云蒙上固懼物之

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彘之食。調今吾與文暢

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打動寧可不知

其所自邪。此一假尤切。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矣。與禽

獸何異。金云。上說聖人之大者。夫不知者。非其人之

之罪也。林云。若不知。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

乎新者。弱也。拘其法而未能。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

也。林云。無以聖人之道告之。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是儒者

浮屠之說。贈焉。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得

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先疑後決。則如韓退之

歸震川評。文章於下。於最嫌。且突顯。先以疑詞說起。

沈德潛評。將眾人投贈之文。概開列。聖人之道。以下

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

不走。

林西仲評。文暢其人。謁公索贈。時公初仕四門。作此

于京師。又有詩贈其北遊也。若論其周遊天

使天下人崇信。歸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承

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以分。出儒墨

不當以浮屠之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

鋪叙。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處。皆文暢所不

生送死。伊誰之初生。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

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余以
闕藩之變下獄籍產常歡生靈不及受種々
苦則踐土食毛無日可忘君恩浮屠獨未之
思耳是篇較原道篇尤為驚策皆從孟子好
辨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
脫化出來真有切世道之文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
祖爽為唐宰相補旁及曾伯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
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
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法好句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浦云先世節
行自德表出
不啻為子厚形激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
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尖銳見頭角與而衆謂柳氏

皇考皇天
也
以事母棄
太常博士
鎮丁母憂
服除吏部
命為太常
博士鎮曰
有尊老孤
弱在冥顯
為宜城

其父忤權
貴其子乃
附叔文有
愧厥考多
矣
此以文論
非以行也

有子矣補敘置此一句於此故其子敏其後以博學宏

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廣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

百子踔初角切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與而

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妙筆欲令出我門下脫子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不露王叔例出為刺史未至

又例貶列司馬補將州上或

年八月憲宗即位貶王叔文有承字○貞元

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同貶宗元郡列刺史下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沉澁停蓄為

發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林云承列不及其政績

墓凡以書

其後以不
能媚權貴
以事觸寶
司馬
斷然見頭
角滿心高
博學宏辭
唐書選舉
志遷承滿
而試文三
篇曰宏辭
備同後
踔厲風發
踔角地
漢書註高
遠也

只許子厚
文章
此為片論
楚云為諸
公要人所
爭致初非
求附之也
全為附正
叔文出脫

采明曰哀必傳於後之跡益自刺苦四字與未段
元和中堂例召

不叔吾嘗評其文雄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列昭伏代劉禹錫

深雅健以司馬子長下段請播列伏脉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林云水

多也崔蔡不足政績故者此語以為叙柳列政績之地因其土俗為

列之政可李相相伴設教禁州人頌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終不時贖子本相

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貪力不

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列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

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書為文詞者悉有法

度可觀仍勒文章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始洗

發出來游云於前文中獨提一事言中山劉夢得為銘

之此左史法也得此乃不傷於平直

亦在遣中當請播列子厚泣曰播列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

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林云

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誦詡音強笑語

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世交態指天目涕泣泣星

死不相背負真若奇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階罪不一引手救反擗之又下石焉者

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

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年勇於

天人謂也見下漢書

謂大言也又和也又

反眼易小畜犬妻反

反擗之排也推也

如子厚之才竟以

臺省御史

惜也故退
之于此時
改悲憤之
詞有他四
五轉處真
可動心

應前無相
知意

茅坤云就
亦窮二字
一轉極為
子厚喜幸
然却爽然
自失

為人自貴重是劍子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
故坐廢退子厚黨刑王任王叔既退轉又無相知有氣
力得位者推挽且悲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子材不為
盡用道不行於時也惜之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
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三轉應前亦自不斥謂云翻
斥時有人力能舉之轉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
窮不極五轉此是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
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謝云此五節議論有
意氣激昂而光彩燦爛一節節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
馬一節文章之妙如此其其節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林云添子
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

裴君行立
舊史曰觀
察史裴行
立

舅弟盧遵
為子厚舅
之子故稱
舅弟柳集
有送內弟
盧遵書推
子為內兄

經紀其家
謂總理其
家政也
室猶塚壙

呂東萊云
附書此兩
人以子厚
死南夷中
歸葬之費
俱兩人從
事故不沒
之

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林云子厚有子男二
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
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
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畫竟賴其力
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
厚又持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浦云裴盧是牽連書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沈德潛評子厚之失足於叔謙進則有之何黨則非也
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

好學次許其政績次述其交誼而綴結於
文章之必傳意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調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元次山元結字次山為道州刺史

補唐元次山名結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著元子十篇次山其字洮入倚玕洞始稱倚玕子後魏浪士及有官人呼為漫郎又史曰擊腹官至左金吾衛將軍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皇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不命命于父明年皇帝移靈

鳳翔太子山川其年復兩京補洛陽長安上皇還京師

天子退位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歌頌大業刺之金石今日無感

而見于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安祿山本營州雜胡本世康母阿氏德壽於亂舉山因名刺舉山母再適其姓故冒

補頌曰噫嘻前朝降臣為昏為妖世將身奉賊國將生失靈大罵南陽百僚既

冬祿山反十一月丁酉陷東京天子幸蜀宗幸蜀避賊次馬嵬父老請留擁太子不

觀堂志林元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經世之文至中興頌文含譏刺婉而不露可為法

洪容齋評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凡百五篇大抵澹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客方國二十

茅鹿門評元次山此序無短意長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按不虛美不惡惡

箕子碑柳柳列

凡大人之道有二曰正蒙難難乃且切二曰法授

之諸父服沈云三峯
如削先用

殷有仁人

論語微子

篇微子去

之箕子為

子而此于

三仁焉

積而不息

積音難下

隊也此謂

明不易也

明夷夷傷

也

序彖倫洪

範彖倫所

叙彖倫人

聖補箕子作三日化及民補箕子殷有仁人曰箕子實

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書尤殷勤焉當紂

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

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

存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具是三道有

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護範補道

於囚奴昏而無邪積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

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

人得以序彖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

法授聖也及對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補後漢書東夷傳昔武王

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誼無門戶之閉

婦人負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

率是大道叢于厥躬叢音紅切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歟林云三大道焉於虛當其周時未至殷祀

未殄比于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檢而自斃武庚

念國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

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林云應上文

意而推其時之用心蓋蒙難是箕子意中事至授聖

及民二者皆為以時意思所不到故又補此一段以見

天地變化

此謂殷周

變革時

稔稔熟也

謂惡熟

之常道

華坤云計

武庚未必

能為此故

曰或然其

子未必言

此意故設

疑辭

蒙難以正授聖以護宗祀用繫夷民其蘇林云總頌

顯晦不渝
以道之顯
晦不渝其
德也
道合隆污
謂吾道合
世隆污本
禮記檀弓
字面

憲憲大人憲音顯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

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

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

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補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

能正其志其子以志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關頌辭繼在後儒

林西仲評欲撰此等文又拙不下作洪範封朝鮮一事

先正蒙難一道帶出法授聖化及民立個冒頭隨點出仁人來為主因撒開此于

併命微子存祀二道認此脚頭然後把他畢

微子比于虞推也他當日用心全在殷將士

未亡時希冀萬一則仁人之苦衷畢現其布

謝疊山評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

期色蓋忍耶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最俊卷上重來未可知

茅鹿門評子厚文字多摸前人體式唯當其時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補宋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越州吳縣人登

官至參知政事奉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嚴子

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起句不凡金云相尚以道處其平

人之時此時本非正意始借用耳臣妾億兆好句天下

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

人之清林云比之伯夷為下文泥塗軒冕法句天下孰加

帝握赤符後漢書光相尚以道句是一篇

武紀光武先長安相尚以道句是一篇

兵捕不道云云按漢相尚以道句是一篇

赤符謂得帝位。贊其道。引二卦以贊其道。

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出乎二句。贊先生之高。

天。江湖南春山在西湖之南。軒冕天子之冠。莫陳設邊蓋言之以也。而薦之。終相尚之意。故安國之。三子寅寧。生見當祀之意。決決流水貌。

尚處正所以相成。意側重在高一。邊飯結本題以正一反出之。

是大有功于名教也。金云獨飯到先生一句結住。仲淹來守是邦始。

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復有漢法免。

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范希文作此。謂李希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

此風。夫。康。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般。因。得。此。風。也。

林西仲評。文正此記首言其相尚。繼言其相成。未言其也。辭作也。

金聖嘆評。一起一結。中間整夕相對。有發揮。有証左。有咏嘆。有交互。此今日制義之所自出也。

茅鹿門評。范文正公。此記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顧迴瀾評。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疊空塞。以清新。佛謂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于文亦然。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州

辛稼軒

補宋辛稼軒名。乘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累官至樞密都承旨。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與朱子善。朱子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一。齊室。幼安工長短句。悲壯激烈。有

線軒集。○紹興高宗。年號辛巳三十一年。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也高宗親征金敗之

春秋筆力。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謝疊山評字以意多文簡理詳有開世教非徒以其文也

茅鹿門評語約而意盡不為刻刺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顧迴瀾評悲夫二字同是世變可亦是感慨處指神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補宋李泰伯名安期字泰伯海豐人史後筆成文以詩名蓋與岳飛同時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

制詔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非謂之制

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

假官僭師

皆假借名

之實推時

且具文書

以奉制記

上謂之詔

或謂之詔

或謂之詔

或謂之詔

或謂之詔

書或連數城士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居不行云已上記前官奉行不力以起下

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

守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闕疎士以稱上意旨通判頰川

陳君洗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善天子廟愜隘不足

改為乃營治之東廡土燥剛殿位西陽殿材孔良殿堂

門庶勳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廡有次百爾器

備並宇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林云已上

舍米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

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秦夏商周節是文

慶六國秦以山西

欲帝萬世劉

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東柳洪書京北章友直篆時稱三絕

樓迂齋評議論關涉世

謝疊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編

袁州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徹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實字讀者樂而忘倦也葉冰心有云為文不足開世教雖工無益也

林西仲評筆力矯矯落句如鎮絕無宋人摹茶之習惟是作學記苦難不得先王教化套頭若把司

徒與樂降衷綏猷等語入從增腐爛頭巾窠臼令人見者嘔噁耳此夫把四代之學輕提過便倒入秦漢得失發議以極開筆法叙入文字不脫不粘真化俗為雅妙手未既本忠孝大節是聖賢無訓真諦儒生自勵寶著國家養士正肯令虛談性命輩無處生法且以天下治亂令提不顧時忌用反語作結訛然而止但開人不敢開之口其瞻其識高

歸絕

洛陽名園
記在津逮
秘書及百
川學海

殺龍洛陽
西南之山
名龍音萌
襟喉襟文
領故與喉
弁言以喻
要地

林云小題
大故

畫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補宋李文叔名格非濟南人補大學博士以文章受知于燕于瞻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遷禮部員外郎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言目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錄字字如肺腑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自歸陽安居士

洛陽處天下之中狹殺龍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

之走集補左昭廿三年傳險其走集杜注走集邊境之壘壁補而字或作面似是蓋四方必

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其

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林云此語言洛陽關係天下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

後唐晉漢
周
謝臺有屋
者

可傳下
然虛詞浮
語雖工何
可傳哉
浦云樓筆
驚動跌出
作記深意

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

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

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

盛衰之候也林云此節言名園關係洛陽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

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

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林云此節總上二節言洛陽名園不可不無記嗚呼公

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

治忽治忽不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林云以監戒意作結妙在

忘天下之治忽句與首節天下治亂句相應融成一序篇法完密

謝疊山評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廣其意謂園圃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

乃天下治亂之候是不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胡秋宇評

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變化亦極其趣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

慶曆仁宗年號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岳州巴陵郡滕宗諒字子京

京謫守岳州林云謫字便留下遷客騷人之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先叙其政事是作記正體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林云叙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云自朝而夕自暉而陰其氣象改換不同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詩賦中不便重述因用輕筆撇開然則謂余初讀之疑轉下覽物之情此文字脫却法也然則

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此句為下文張本若夫霪雨霏霏

也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

商波不行檣櫓摧折檣同檣短櫓也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目瀟然感

極而悲者矣立二柱此一段伏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此下一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

也怡和悅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

心

也

夫

予

嘗

求

古

仁

人

之

心

岳陽樓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濶

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致若在多人必費許多詞說

仲並同進士御史梁堅劾奏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攝資諸部備差又問以饋遺遊上故人宗諒氣樂連連者紀因焚其籍以成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州王拱辰體爾

下文許多意思皆自此而生

懷鄉含憂

有光緒有

文正公此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

論奏不已傅奇唐裴復徙岳州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

巫峽信陵縣西二十里

須是筆頭第坤云九人做文字

上挽得數百鈞起此

力千鈞重公元來筆

為何哉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情之感不過上面

處只是致憂樂不在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

已則在物故致耳之遠則憂其君林云念離君左右不能盡匡救之力

耶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金云從悲

去無算如此地相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上當先天下

此發慶曆中滕子京以司諫謫守岳州重修樓時以子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萬鈞孫云斯人推古仁人

茅鹿門評做天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天虛何心

哉清輕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

處廓然與太虛相似故一且把筆為文或出或

至於聖經之文可也至顯創錯亂雖進而

顧迴瀾評文以玲瓏節奏為美岳陽樓記譬如絲竹繁

有迴狀姿進觀者不厭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 畢

事實

批評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小心文

韓文公獲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是年公試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作賦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作此文時公年二十八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貞元德宗年号

言已所以

感插義高祭田橫之
能得士史
意
此盡今世
所稀之意
韓公感慨
之意蓋明
矣
五百人皆
從橫死不
可謂非賢
乃天命耳
以上甲古
文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所稀孰為使余歎
歎而不可禁林云以感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
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林云義今
叙所以祭田
橫墓之故
當秦氏之失鹿補謂失得一士而可王何
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鈍補鈍又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此哀橫已死無成卒歸之天
興王林云不能為橫脫死非士林云橫所得士不但昔關里之多士補關里
不堪用蓋天命不可力爭耳
地在魯國
城西鄰邑
引孔聖之願
沛正以美
城
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林云但有能得士之高
義足矣不當以成敗論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身

鬚而來享林云結取酒
為文二句

林次崖評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掬文僅百餘字
而旨味無窮字字金玉可珍可愛真命世之

茅鹿門評田橫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必有所以
得士心者韓公負命世之才嘗欲為知己者
用而世無其人有慕于橫之義所以歎歎
息若有所獨感焉者而作文以祭也觀其辭
可想見其心不然橫一朱
疆人耳公何慕之深哉

上海直講書

蕪東坡

補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為詩監湖州酒稅
召試賜進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
外郎預修唐書未奏而卒

某官執事其每讀詩至鳴鴉補詩風鳴鴉序鳴鴉周
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讀書至君爽補周書君爽序召公
至名之曰鳴鴉焉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此書散說起不用冒

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

此意最高自處亦高以孔周之徒比已與歐梅千古特見空中發此高論當與放鶴亭記寓作一處

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補陳蔡之厄見家語在厄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沈云一篇從此句生出如木之根株乃今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金云空中忽然縱臆而談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金云劣周公優孔子得此遂大暢軾七八歲時始知讀

對偶聲律之類是也

之類是也宋史蘇軾年試禮部二方時文礫裂詭異之弊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疑其容

第坤云稱頌有尺亦古人作書不虛美曲譽如此

有情思

此言已之樂處與上

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舛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聚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金云此四字總上二公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人傳實以文字見知第四層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

曾舉所為 其徒足以 相樂相照

可以徒貪賤自任亦不小沈云與有大賢焉而為其徒

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問巷

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

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

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

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沈云并欲窺尋梅

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詳官取東坡中

第一平時有聲如劉焯皆不與是放榜後士論洵洵此

書疑有所為而上

呂雅山評此書及上韓大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當

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部實

者識見高邁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

李文登評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嵘米

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

爛之極也視東坡中試諸論及常年上諸公

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而下筆

自然滂沛無窒

塞均滯之病

茅鹿門評文瀟灑而又

三槐堂銘

蘓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

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金云獨吾以所

曰容謂雕 刻加飾

此正可疑

者使為疑語

文勢曲折

以此判斷

始得

暗說一段

聚黨數千

肉蒸恣睢

事肝入之

臨日殺不

盜跖之壽

伯夷傳盜

父遠見

茫茫猶夢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守文察隱曰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

天之既定

與上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相應

此段意思說得有餘

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金云獨承定此句國之將

興必有世德之臣指國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

指文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先虛起故兵

部侍郎晉國王公王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德厚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

於時不食其報蓋聞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

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且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

符之間守文太平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

者十有八年金云必為三公今夫寓物於人宛轉明日

而取之有得有否金云忽然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

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

天之果可必也金云忽然仍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

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師三十餘

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

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金云不是蛇足李栖筠亦

其人近人再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

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

子金云請李栖筠乃只為此句也夫由此觀之王氏之

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金云有他又好德

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濟小人

其子懿敏下震三槐

公求史王之兆不止

大尉且季而又以屬

于后人之得王氏之

天未已也楚云請李

栖筠作陪

德裕傳

文息也

武云銘就槐洗發將

槐與德業

必世三十

年為一世

言種槐即
是種德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

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若以為功名之符則固矣

制詰太祖遣使魏列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

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列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

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

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列得彥卿家僮二人狹

執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

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

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

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

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魏時親賔送于都門外謂

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即

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

必有為三公者

矣已而果然

謝疊山評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

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又曰後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

州軍事臣林補趙抃字閱道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

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

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林云撰

之事作案流涕句伏下行謹按故武肅王鏐

黃巢唐僖
宗時賊

熙寧神宗
年號
故吳越國
王錢氏五
代史吳越
世家錢鏐
字具義杭
州臨安人
也梁太祖
即位封鏐
吳越王

古人嘗稱
作文叙事
難于議論
此叙事得
沈云以下
叙武肅王
及子孫始
末

武云揭出
入觀句作
主益下文
無功德並
在功上乃
所謂忠也
銘亦只
就功說其
忠
立兩柱
此段說錢
氏有功于
國

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
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是為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
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旗
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
萬鑄山煮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之寶象犀珠玉之富甲
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功德至此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
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世不肯自帝一方以祭廟其江
南補南唐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
河東劉氏劉崇改名百戰守死以抗王師他國比並

傳舍驛遞也

引漢故事
用事親切
只輕說兩
三句便休

觀東徵宋
尚老子
改天下之
寺曰宮改
院曰觀
道士南朝

形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林云亦
相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神請吏
以國歸天子請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吳越上視去其
廷遣吏治之也林云此節言錢氏當永興之時
易其有功於朝廷甚大不肯自守其國以飯命真主故
為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水色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
祖墳塋祠以太牢林云引古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
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
答民心之義也林云勸獎指功言慰答指臣願以龍山
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
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
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為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

紀氏皆稱道人黃冠則稱道士

西漢之語

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可其妙音院

不說朝廷如何區處只收拾以制曰可三字

天目之山

在吉州

苔水出焉

苔水自天目山而出

龍飛鳳舞萃于

臨安

臨安

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抗列也臨

安古

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浦云

八句地與

仰天誓江

錢王仰天指江而誓

日星晦蒙

強弩射潮

江海為東

殺宏誅昌

斬董昌

奄有吳越

金券王冊

以銘虎符

龍節

以旌其忠

大城其居

包絡山川

左江右潮

西湖控引

島巒歲時

歸休以燕

父老暉如

神人玉帶

毬馬

以玉帶跨馬而踰

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

嚴筐相望

大貝南金

五朝昏亂

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

以待有德

浦云不以國屬五代

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

先王之志

以補錢鏐

我維行之

於宋既宋乃

其世德且

伏下孝字

謂能繼志也

天祐忠孝

世有爵

邑允文允

武子孫千億

林云以天之昌其後徵其功

帝謂守臣

治其祠墳

毋俛

庶敬愧其後

昆

林云叙立

觀本意

帝命勸忠

得體

龍山之陽

歸焉斯宮

匪私于錢

以勸思非

忠無君非

孝無親凡

百有位視

此刻文

四語是勸

忠之祠明

此舉大有

關於

於世道人心也

潘子真評

東坡作表忠觀碑

王荆公置座隅

葉致遠揚

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

正史卷九

卷之七

八

篤生異人指錢鏐唐莊宗入洛乃賜錢鏐玉冊金印歷世傳之

茅鹿門曰文忠他銘不及此篇

史記孝文紀初與郡

武云極力

銅虎符註

而先王之

張晏曰符

志二句并

以代古之

見其孝

珪璋從簡

歸功于上

易也周小

帝謂四句

行人掌建

歸功于上

天下之六

歸功于上

節其一也

歸功于上

澤國用龍

歸功于上

節以金為

歸功于上

之

歸功于上

輝光明也

歸功于上

宋太祖賜

歸功于上

錢鏐以玉

歸功于上

帶一匣打

歸功于上

歸功于上

歸功于上

貢獻也
天見見書
韻命傳云
如車渠
南金詩洋
水註荆揚
之金也

樓迂齋評。發明吳越之切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
坐容又從而贊之曰楚漢以來諸侯主年表也
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見
容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主年表也
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
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到
禪書中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
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見
坐容又從而贊之曰楚漢以來諸侯主年表也

樓迂齋評。發明吳越之切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
坐容又從而贊之曰楚漢以來諸侯主年表也
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見
容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主年表也

李性學評。子瞻表忠觀碑終篇速趙清獻公奏不增損
一字是學漢書王以甫以為諸侯王年表則
也非

茅鹿門評。通篇以疏為序事之
也非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補孟東野名郊東野字湖州人年五十始為
漂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率雖負隱先生

孟東野少

隱於嵩山
稱處士性
孤僻寡合
韓愈見
以為志形
之契常稱
其字曰東
野與之唱
和於文酒
之間

此句是一
篇大旨似
論月頭
江云欲說
人先從物
說起

蕩動也
梗止也
也

生出善鳴
二字最妙
為下面議
論張本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補云不得平不何謂也。謂草木之無
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
各只以一句而水獨出四句。此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
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
草求引有不得已而後言。平其詞也。聲有思其哭也。聲
有懷。平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此一節
之鳴有。樂也者。聲入又假樂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泄
也。於外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林云從樂字生
下文天假人之鳴而擇其善伏脉已上言人之有言。維
非無故自言。皆有使之者。猶入假八音以為樂也。維
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錯綜妙處。擇其善鳴者而假

朱文公曰。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蟻鳴秋以風鳴冬四

言擇其善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及此林

之鳴者此聲皆天所假以起其於人也亦然自此至入題

又言人聲下文人假文詞意其於人也亦然九十三變人聲之

之精者為精者為言詩入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變谷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

之以鳴變夔弗能以文辭鳴二變又自假於韶

以鳴將無夏之時變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四周公

鳴周五變五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林云天和其

之盛周之衰六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金口木舌

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將使夫子為金口木舌

其弗信矣乎抑不可以其末也世降莊周以其荒唐之

曰不事失

邦見弟五

人須于洛

之歌

六藝六經

傳且論語

八衍論

荒唐莊子

釋文荒唐

謂度大無

城畔者也

說文唐大

言也詩毛

傳荒虛也

辭鳴於楚七變莊周楚變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其國雖大而亡亦有因以屈原之臧孫辰魯大夫臧文

忠不用為騷為歌亦自鳴其不幸仲名辰辰伯

之孫孟軻補字子輿荀卿八變補名况以道鳴者也

謝云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

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僻

處楊朱補揚朱字子居後於墨子相及或曰老子弟子不被墨

翟補墨翟善守潔為節用或曰並孔管夷吾字仲相桓

管子子時或曰在其後所著有墨子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

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

著書名慎到韓大夫善刑名田駢齊人好談論鄒衍燕

論諸國推終尸佼魯人衛商鞅之鞅死逃孫武齊人

始五德之說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著兵

法十張儀魏人散六國從蘇秦之屬九變蘇秦說六

已上教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滯無為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游說之謀皆非吾道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秦之興十李斯鳴之言

威令補泰山瑯琊漢之時十一司馬遷著史相如有

虛上林大人長揚雄有太玄法言之書甘泉最其善鳴

者也亦漢人之善鳴者也林云自唐虞至其下魏晉氏

十二變鳴者不及於古此其鳴者非古人然亦未嘗絕

魏國晉國鳴者不及於古此其鳴者非古人然亦未嘗絕

也然亦未始絕就其善鳴者泛指其鳴者而言其聲清以浮

等鳴聲清其節數以急有一等鳴聲之節促數而疾急其辭淫以哀

辭淫亂而其志弛以肆又有志尚玩其為言也亂雜而

無章故其為言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豈天薄之而何

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言何為不善于鳴此一節唐

之有天下七變合陳子昂則大時

蘓源明補蘓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元結補字次山灋

大唐中興頌李白補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杜甫補

子美襄陽人李觀字元賓為太皆以其所能鳴或賦或

集六十卷王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見前數子其存而在下者此

是先達之人謝云此一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此

以下始入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宋顯始以詩鳴

其高出魏晉魏晉無善鳴者孟郊獨高不懈而及於古

不懈意而可以及于古人林云其無懈筆處可追唐其

他浸淫乎漢氏矣林云其他佳處純乎其為漢氏金玉

風賦浸淫谿谷李從吾游者李朝張籍又將其尤也

善鳴之尤者林云雖此二人陪讀如從三子者之鳴信

善鳴二字于此方結吾遊二字連自亦藏其中何等抱負

林次崖此段如江河之有巨

又以其不善鳴者形容善鳴者

有地位慨波瀾又

將此六人引起

只此三句

收盡前意不懈二字下得有斟酌

善鳴二字于此方結

承接妙且
澹宕

善鳴矣孟郊李翱張籍柳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

家之盛邪不知天將養其聲之和乎以大鳴國家文明

魚有此二柳將窮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邪柳且困窮其身思自喪其心腸徒以鳴其不幸之

面聖賢君子之鳴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以悲其存而在下者又奚以悲謂孟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時孟郊有若不憚然者有似為未達而不悅故

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昌黎言其命于大而解釋其

謝疊山評此篇凡六百二十七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

有外隆有起伏有抑揚有頓挫有急有緩有怒有哀有

李性學評退之送孟東野序以一鳴字發出

趙南塘評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

湯東澗評此篇謂凡形之十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

茅鹿門評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筆力也前

錢豐稷評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雜說來

顧迴瀾評此篇將率合入天成乃是筆力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宋神宗元七月既望蘇子自謂與客泛舟遊

東坡年譜

壬戌之秋

豐五年

卷之七

十一

元豐五年
年四十七
在黃州寓
居臨皋亭
七月遊赤
壁有前赤
壁賦十月
又遊之有
後赤壁賦

此一段叙
樂景
楚云風月
是一篇張
本

倚歌以歌
合曲也

此一段有
悲歌感慨
之意
楚云忽因
吹洞簫發

於赤壁之下。金云此賦序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舉
與客相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陳風月出皎兮佼
麗和焉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人際兮舒窈糾兮
小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出前清風此言月
出一篇張本在此徘徊於斗牛
之間。謂月初出徘徊漸
進于二星之間白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
也之所如也。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御風
御風
然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
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光水色與天字合而於是飲
為始知此賦之妙金云賦領受此風此月者於是飲
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橈推日漿
後推擊空明兮流光澈澈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楚辭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平謂之
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
非謂望同好之君子在容有吹洞簫者為洞簫倚歌而
天之一方次層出情

出一層悲
歌感慨起
下愀然意
長公子赤
壁先有此
一段故作
此賦
茅鹿門曰
長公有此
一段見解
絕借周瑜
事感發

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而
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吹簫而潛蛟亦舞泣孤舟之怨女婦
絕亦泣蘓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金
此亦泣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見文
起生
武帝短歌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技可依
金云先引背所讀詩○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
在鄂州江夏縣山川相繆鬱乎
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孫
權功臣之首吳人呼
為周郎謝云此一段設為客之言以
發明已之意金云現指今所遭境
下江陵曹公自江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舳是船尾艫
是船前安棹
聲勢一時根接旌旗蔽空醜酒臨江。醜酒即酌酒也今臨
安人酌酒亦曰醜酒橫槊
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
夕流而巳賦詩開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取蒼海之一粟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以移米之在大倉乎

所以思昔而悲今也

哉謝云有感慨金云一小節借曹公謝云有感慨其傷心却在下一小節况吾與子漁樵于江

渚之上容謂與子混漁人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

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畧朝生暮死自喻生

于天地者甚微眇滄海之一粟金云無有曹公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也哀吾生之

須臾傷已生之不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古常在

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

響于悲風浦云容語中逗出水蘓子曰客亦知夫水與

月乎浦云頂水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盈虛者如

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盈虛者如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也而又何羨乎何羨乎彼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明月應前清風徐來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

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

所共適謝云此一設全學莊子情客喜而笑洗盃更酌

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白赤壁有三唯蒲折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

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二

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

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檣艦闖船載

燥枝枯柴先以書遺操次率時南風正急蓋以

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火烈風猛燒

壁皆赤故曰赤壁

謝疊山評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本絕倫

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

無盡藏不出下梵語謂永世不朽之倉庫也

唐及軒評云王右軍樂事記從樂生感慨

此篇亦從樂事生悲來却又是轉到樂上是一步

勘進一步法通篇以風月為呼應到變不

變四語文情飄忽無端筆筆有灑氣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

之因畫雪于四壁。板將歸于臨臯。

公始至黃岡。定惠院後。遷臨臯亭。亭在田車院。金云。寫不必定。

遊赤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金云。寫不必定。約其容。

霜露既降木

葉盡脫。

金云。賦十月。浦云。賦十月。浦云。賦十月。浦云。賦十月。

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四句形容景切。金云。

望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

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浦云。觸動遊情。

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

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

隋唐佳話。吳郡松江鱸魚。吳王所賜。蘇玉贈。

東南之佳味。

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

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浦云。方始落題。無意於遊而遊者。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

浦云。切地。馬時。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

補忽發感慨。數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

登虬龍

草木有類。草木叢茂。踞虎豹。踞而坐其上。

登虬龍

其攀柶鷗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馮夷華陰人。眼穴石得水。是為益。二客不能從焉。

浦云。此正寫遊事。極前在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

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

肅然而恐癡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

浦云。遊事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

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

補曩古。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皋

之下揖予而言曰

夢中。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

發問

也。踰躓旋行也。

發問

狀景如畫

山高句非

宵中丘壑

筆下龍蛇

者不能措

二詞于此

復識矣。按

謂前七月

牙觀景色

悉變不可

復識別也

以力劃破

物也。其韻

裂也。謂激

也。踰躓旋行

也。踰躓旋行

也。踰躓旋行

時昔禮記 注時發聲 也昔猶前

柳子厚錢 爐步志江 之游九舟

可步而上 下者曰步

徐佐卿化 列仙傳又見

茅坤云借 鶴與道士 之夢以發 胸中曠達 古今之思 又云蕭瑟

謝疊山云 學莊子

伯魯云賦

俛而不答補說音低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

而過我者指鶴而言非予也耶得非汝道士顧笑予亦驚悟

開戶視之開戶一觀不見其處賦後云江漢之開指赤

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 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黃 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 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璧 明非竟陵之東與 齊安之步丁也

虞邵菴評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璧賦已 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未用道 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呂東萊評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亦明意指鶴為 道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事

阿房宮賦

杜牧之

補唐杜牧之名牧君卿孫官僅至刺史其將卒 也自為墓誌志取所為文章贊之牧之於詩情 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子美云○始皇三 十五年以咸陽人為先王之宮庭小乃宮作朝 宮渭南北五十丈上先作前殿於阿房東西五百 丈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 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 以為閣道絕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道抵宮室也阿山曲也房居也乃舊 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天下只云阿房宮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 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一年攻魏得魏

三年虜荆王三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房出 此且言作宮之由也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

構而西折自驪山北結屋直南直走咸陽直赴咸陽以 為大宮二

川溶々補韻海云流入宮牆金云以上總寫 其天下乃如馬五步一樓

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銳若牙 高聳如鳥之喙各抱地

覆壓三百 餘里言其 隔離天日 言其高且 三川渭川 樊川

勢鉤心鬪角屋中心聚處盤之為困之為盤之盤環之

屈曲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盡不知其幾千萬落

多如此者其腰字牙字角字及綬迴字高咏字蜂房水

細之盡長橋臥波象天極有長橋卧水波上未雲何

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故用龍以此橋成云未

而龍言搗之勢如龍耳古本龍龍者龍星也今未雲何為

通焉若空中行耳不齊何虹道之長朱碧相高低

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夕舞殿冷袖風雨凄

夕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歌唱之時則暖響

則冷油如風溼此氣候之不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

其於則為媵為嬙皆宮女之在何王子皇孫秦之公孫

公薛樓下殿金云薛樓薛六王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

早以絲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熒熒光明之

且光如明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擾擾亂髮髻渭流

漲賦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椒蘭之香其氣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之

驚之輓輓遠聽者不知其所之也輓輓車聲行一肌一

容盡態極妍縵之遠視視瞻行立而望幸焉望幸王之

中美人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互文○

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其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取掠其人

倚壘如山積言多一旦有不能輸采其間晦菴云當作不

此節極言宮人之奢

金云言疑橋為龍然龍必有雲今無雲知無龍又云言疑閣為虹然虹必待露今不露知非虹

融融左傳和樂相得氣候不齊謂宮中大孫叶韻

過叶之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涼音略

鑄音鑄
鑄音里
逆音以又
音駝

詩唐風泉
水篇白石
粼粼

激切感慨
語尤雄偉

上文叙其
侈此則嘆
息而言其
弊
介云出落
阿房究竟

此節極言

積而有若云取足于一且則不能一朝
昂鑄玉石金塊

珠璣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然視金如土塊視珠如瓦
鑿林云叙宮中珍寶充積

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銖
之心天下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廩之粟粒瓦縫參

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

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

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成虜人負戈卒陳勝乃成卒耳遂呼而人響應函谷舉

謂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楚人炬謂項羽以炬之

取諸民而為之所以飲怨而致滅嗚呼滅六國者六

國也非秦也旗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民自取
其禍

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

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

君二世而亡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邵二泉評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

讀之有餘味焉

洪容齊評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故之阿房宮賦明

揚敬之萃山賦又在於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

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大雉矣見若

阿房之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成
陽矣累粟餉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廣賦西

君叶頌

秦以奢侈
自取敗亡
之禍

此一結尤
含規戒也
一賦之中
其意思悠
長益無終
窮其可咏
歌者矣

非以隱為高者。此相屈原渙父辭者他形容許多閒適之態。一說仕者一說隱者皆有。著落此說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是無著落。若要大丈夫處世不出此二者。

以取主人之愛。極草寫之。奴。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而野處。盤谷舛高而望遠。或作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謂被蔽之屬。甘美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起居不拘。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適而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言于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樂無憂慮于一心。分別輕重。甚妙。林云。馮無得亦無喪之意。車服不維刀鋸不加。車服不加害于我。省他用字。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世之治朝廷黜陟。我不聞之。大夫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節說隱居。退適之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

鹽之古切。鹽女居切。

沿循行也。

繚纏也。繞也。

者他形容許多伺候依推之態。只一句結。豐一言萬。鉤。一歌尤洒。落。補以稼。土容叶深。繚音了。

虎豹句言無禍害。

而趨趨。欲行不口將言而嘖嘖。欲言不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誅戮以刑。僥倖於萬。窺非望之老。死而後止者。明非丈夫。或有待老。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一句結。有神力。有含蓋。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與李愿以酒。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可以稼。林云。應上土肥。之。盤之泉。可濯可泂。補。泂。或作。湘。考。異。及。蔣。注。盤。之。阻。阻。誰。爭。子。所。遠。也。方。為。不。爭。之。地。隔。窳。而。澆。廓。其。省。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往。而。復。至。其。盤。之。形。勢。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道。藏。德。人。所。居。惡。獸。水。鬼。神。守。護。兮。呵。禁。不。

秣音末

祥德重鬼神飲亦為守護其所居呵亦禁飲且食兮

壽而康且一則無不足兮奚所望外亦何望林云自虎

約遠跡句至此總言其可樂處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

此地願從李愿于盤金云送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

終我生以徘徊其間不為富貴之所累亦昌黎之志也

蘇東坡評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

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

林次崖評九送隱者必在仕者便缺平正此作盛構隱

茅鹿門評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

人情其間又多格言寔

金聖嘆評前只數語寫盤谷後只一歌咏盤谷至於李

第一節人不得故甘為第二節人便見盤

谷者乃是世上第一豪華無比人非朽爛不

歸去來辭

陶靖節

補東晉陶靖節名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

潯陽柴桑人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自南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自斷之辭○蕪謂既自以

心為形役自責之辭浦云心為形奚惆悵而獨悲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自悔之詞○悟已往之事亦

者謂雖為官今將歸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行迷失道途尚猶以為未遠可早回舟搖搖以輕颺風

來兮共語助也蓋子與曰蓋飯乎來莊子嘗以語我來來字蓋本此

惆音細悵音唱此四句言歸志感既惻然

賜音揚

三徑蔣詡
舍中開三
還唯古人
或仲羊仲
從之游仲
既旁視日
馬

此言堪家
之樂
見安分知
足

楚云是一
節園中之
樂

雲出句比
已之時行
時止

飄飄而吹衣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問

路遠近也熹微白欲暮也○此一節連其乃瞻衡宇載

欣載奔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言其家故

三逕已就荒蕪惟松菊耳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

觴以自酌既庭柯以怡顏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

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田園之中日日策杖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策杖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

無心意以出于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其真負故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為求為何

悅親戚之情話鄉里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

將有事于西疇歸田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

壑亦崎嶇而經丘窮窮深長嶺壑淵水也謂行紅以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此一節其歸去之後觸物興懷

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言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植立登東皋

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

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

景上聲日

樂琴書

性不厭音

而蓄素琴

不具必明

酒之會則

然而和之

曰但識琴

中趣何勞

絃上聲

有事於西

耕作也

巾車小車

也且略之

指當路故

人謝絕人

楚云是一

段插入田

有萬物游

觀自得氣

樂天知命

之言超然

既不求仕

又不求仙

只合優游

田園以終

天命

實非空言

金聖嘆評
云凡看古
人長文莫
以其汪洋
便閱過古
人長文皆
積短文牙
成耳即如
此辭本不
長然皆是
四句一解
試只逐解
讀之便知
其逐解各
自合妙無
人自來之
長文能之
妙之妙

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決于歸去而無疑也此一篇之旨金云樂天命通身攝盡帶見之莫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辭以明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徵不至平諡靖節徵士

朱文公評

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土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後放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日猶不取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韓子蒼評

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土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後放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日猶不取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蘇東坡評

歐陽公嘗言兩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辭一篇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局感之病

僧冷齋評

李格非善論文嘗曰陶靖節歸去來辭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若在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

李性學評

陶元亮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開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麗或有以賦為辭之議一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變詩騷之聲而尤簡遂為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

李休齋評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變詩騷之聲而尤簡遂為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

胡秋宇評

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奇興高遠韻度蕭散學者游息之暇讀之可以滌塵襟而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也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畢



W489
14

5